



味蕾上的江南：红烧肚裆

■张进喜

“冬吃头，夏吃尾，春秋两季吃划水，肚裆四季是美味”，说起江南的鱼肴，除了声名远扬的红烧划水，还有一道藏在鱼身精华部位的美味——红烧肚裆。所谓肚裆，指的是草鱼腹部那一块软糯丰美的活肉，这里是鱼身最肥腴的部位，脂肪分布均匀，肉质细嫩绵密，几乎没有细刺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。这道菜食材易得，做法简单，酸酸甜甜的口味非常开胃，深受嘉兴本地人的喜爱。

这道菜要做得出彩，不仅要烧得好，原材料也非常讲究。嘉兴人一般会选用莲泗荡的草鱼，因为莲泗荡水面宽广，水质优良，出产的草鱼品质就好。草鱼生性活泼，游得较快，因此肉质鲜嫩，特别是鱼肚裆，腹部肉软嫩度远超其他部位，脂肪含量恰到好处，烹制后口感软糯不柴，这是做好这道菜的美味根基。挑选肚裆时，要选色泽洁白、肉质紧实、无腥味的的新鲜部位，一块七八两的肚裆，刚好适合一家三口食用。

江南人家信奉慢工出细活，

烹制红烧肚裆更是如此。首先要处理好肚裆，将鲜鱼肚裆洗净。肚裆皮向上放在砧板上，背脊肉厚处，斜刀切断，肚膈处相连，成折扇状。切好的肚裆放入盘中，抹一层薄盐，淋满黄酒，铺姜片葱段腌制几分钟，既能去除鱼腥味，又能给鱼肉入一层底味。腌制完成后擦干水分，这是煎制时鱼块不破皮、不松散的关键。

我小时候喜欢在环城河钓鱼、钓虾，钓到的不是鲫鱼、鳊鱼，就是餐条鱼、昂刺鱼，但从没钓到过草鱼。父亲买鱼也只挑鲫鱼、花鲢、昂刺鱼。鲫鱼往往红烧，小的鲫鱼还会放些雪菜，偶尔加点红辣椒，味道微辣，但极鲜，很是下饭，然而吃的时候不能性急，因为鱼小刺细，容易卡喉。大的花鲢斩成几段，红烧后鱼头和尾巴拼成一碗，鱼段另盛一碗。父亲从没买过草鱼，更没烧过肚裆、划水之类的花样菜。

现在禾城的饭店、酒家、宾馆不少，但很少有做红烧肚裆这道菜，你想吃，蛮难找到烧这菜的店家，翻遍菜单也搜寻不着。大型超市、农贸市场的鱼池、鱼缸里多的是黑鱼、鲫鱼、鲈鱼、花

鲢和白水鱼、昂刺鱼，却少见草鱼的影子。其实，老嘉兴人一般不大会去买草鱼红烧，而是买鲫鱼、昂刺鱼、桂花鱼红烧的多，青鱼段和白水鱼则暴晒后清蒸，花鲢头往往加豆腐烧汤，更不会去买草鱼肚裆用来红烧，菜场也不大有草鱼卖。老底子，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，有外地亲戚和远方客人来禾，就到大街上的酒家或饭店，再来两斤老酒，逍遥快活一回。远方客人来嘉兴，点上腐乳肉、红烧肚裆、葱油南湖鲩，这些是传承下来的江南名菜，也算尽了地主之宜。到嘉兴游玩过南湖，没吃上粽子、南湖鲩、红烧划水或红烧肚裆，感觉似乎就没来过江南水乡。

用草鱼肚裆红烧可能属于特别讲究的菜肴，一般饭店、酒家还没有这道菜，但用草鱼余爆鱼，却大有人在，许多餐饮店都用作冷盘。现今，嘉兴大街上、菜市场就有专用草鱼做爆鱼的摊位、店家。老底子，嘉兴陆稿荐有爆鱼卖，但大多数是餐条鱼、小鲫鱼之类，连鱼骨都炸得酥脆，味道极鲜。现在嘉兴人嘴巴刁了起来，没有人再去买餐条

鱼、小鲫鱼余爆鱼，因为去鳞、剖肚、清洗太麻烦，而是专用草鱼余爆鱼。

腊八节过后，嘉兴人开油锅，除了做狮子头，必定还要余爆鱼。有的人家买来五六斤重的草鱼专门余爆鱼，这是过年用的冷盘。嘉兴人烧鱼，一般不放陈醋，但杭州人笃信，他们用一斤半左右的草鱼烧西湖醋鱼。我和老友去杭城游玩，在知味馆吃饭，免不了点份西湖醋鱼，酸甜可口，鱼肉鲜嫩，味道是不错，但细刺太多，喝点小酒时，还不能多说话，怕卡牢喉咙。

前些日子，我在南湖边的榄秀园看石碑、拍荷花，在壕股塔上欣赏湖光水色、远眺烟雨楼，不知不觉已到吃中饭辰光，曾在嘉兴宾馆做过生活的老朋友说，南湖宾馆的大厨有一手绝活，能烧江南船菜，是老底子的味道，不由心动。在富丽堂皇的餐厅落座，老朋友安排了响油鳝糊、红烧肚裆、南湖醉虾、茭白肉丝这些秀水人家的特色菜。坐在南湖边上，享用着河鲜美食，聊着乾隆下江南的水乡美食轶事，不亦乐乎。

爱心吃瓜记

■华智慧

前几天，小区业主群里一则信息悄然刷屏，引来众人驻足围观——爱心助农西瓜认购，单果10斤以上，仅需9块9一个！

一开始，我以为这又是哪个商家打广告的噱头，后来仔细看介绍，才知道是河南西瓜大面积滞销，嘉兴爱心企业自发租车千里去拉过来，以平价在小区公益售卖。消息传开不过片刻，群里接龙认购的人数一下子飙升到了100多人。

次日便是收瓜的日子，车还没下高速，群里就开始热闹起来，有说口感如何的，有个个头大小的，还有谈利润多少的，不过最关心的，还是车什么时候能到、瓜在哪里取，真是应了那

句“吃瓜群众欢乐多”，不过这次，大家吃的可都是真西瓜。

下班之后，我是过家门而不入，早早地守候在小区附近的约定卸货点。本以为到得早就可以蹲个好位置，谁知比我早的大有人在。不少大爷大妈竟搬来折叠椅、摇着蒲扇，早已在路边树下守株待“瓜”。不大会儿，一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路尽头，大家望眼欲穿的目光随即都聚焦到车身上。车刚停好，群主老姚就组织志愿者，开始对着接龙的名单领取西瓜，还得维持现场热情高涨到一度失控的秩序。我把订购的西瓜小心抱上车。往回走时，还有很多闻讯赶来的路人在打听，哪里有9块9的西瓜卖？还有几个？不得不说，这瓜

还没吃上，大伙儿的热情倒是先沸腾起来了。

回到家，把车里的西瓜放好，上秤一称，最重的一个有15斤，最小的也有12斤。孩子们也都很兴奋，似乎是头回到家里有这么大这么多的西瓜，摸摸那个，敲敲这个，有点“老虎吃天，无从下口”了。

最后终于选中了一个个头最小的，剖开来，瓤红籽黑，果肉自然饱满，没有任何“科技狠活”。孩子们拿着勺子挖出瓜心那块，直喊着很甜。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想着再多买些给家里老人也送几个。看到群里很多人都在问，第二车瓜什么时候能再来？老姚不无自豪地在群里炫耀耀起了“战

绩”——这几天累计从河南老乡田里收了十万斤西瓜，拉到嘉兴已经全部卖完。群里有起哄，让他算算今天这一车瓜他赚了多少钱。老姚一顿清算，卖瓜收入2410元，收瓜支出1340元，运费1600元，结果到头来反倒亏了530元。大家都在说老姚赔钱赚吆喝，白忙活一场，下次应该每个瓜定价再高点。老姚却看得通透，坦言初衷主要是帮助河南农民，亏点小钱不算啥。说完这些，他就在群里又发起了第二轮认购接龙。这一次，响应的人更多，我也毫不犹豫地输入了自己的名字。

这个夏天，做个吃瓜群众，实现西瓜自由，助农为乐，手有瓜香。这般夏日美好，何乐而不为？

这株葡萄陪我工作十二年了

■许宏林

2013年底，刚从部队转业到现在的单位报到时，我的办公室在单位西北角的附楼二楼。进出附楼，我常走附楼东门。附楼东门前面靠北院墙是一片空地，闲不住的我便开垦出几畦小菜地。第二年春，我在附楼东门边墙根栽下一株葡萄苗，在小菜地里栽下西红柿苗、黄瓜苗、辣椒苗。一有闲暇便浇水培土，满心期待藤蔓如绿瀑铺展，瓜果缀满枝头。

世事常有变数。在小菜地长势喜人、瓜果初挂之时，单位要扩建停车棚，整片菜地尽数被推平、硬化。唯有这株紧贴墙体的葡萄苗侥幸留存下来，成了田园时光仅存的念想。

此后藤蔓逐年开枝散叶，我沿着附楼东门、北院墙、停车棚拉线搭架，短短三年，藤蔓便铺开有六七平方米，翠绿枝叶织成一方清凉绿帐。每到挂果季，我们给葡萄套上纸袋子，防止被鸟吃掉；入秋成熟后，便摘下葡萄与同事们共享。这株葡萄逢大年果穗密密匝匝似垂落的紫霞，能结近百串；遇小年果实疏疏朗朗，也有五六十串，一如世间万物自有节律。

又过了几年，单位增开北门，修建门卫岗亭，葡萄藤架被迫收缩退让。这株葡萄被挤在岗亭与楼体的夹缝之间，藤架只剩一平方米不到，葡萄枝条在狭小的门庭顶梁上交错盘绕，年年修剪、年年抽芽，每年仍结十来

串葡萄，于方寸之地透出一股倔强生机。

今早，我站在附楼东门的葡萄架下，看着这株葡萄主干粗如拳头，表皮皴裂纵横，但风骨遒劲，几串葡萄垂挂在虬枝茂叶中，红紫相间宛若玛瑙翡翠，饱满丰腴，藏着一隅岁月的温柔馈赠。我摘下一颗紫红的葡萄，滋味一如往年。

弹指一挥间，这株葡萄陪着我走过了十二个春秋，见证我脱下军装、扎根地方的岁月。从军营到地方，身份转换，岗位也几经调整。记得刚转业到单位时，我总盼着前路漫漫、事事顺遂，可十二年与这株葡萄朝夕相伴，渐渐读懂了世事万物运行的常态，人生际遇有顺有逆、立身空间或

宽或窄，唯有坦然接纳、守好本分，方能步履从容、行稳致远。

最近重读了《庄子》，《齐物论》有言“与天地并生，与万物齐一”，世间草木、凡夫俗子，境遇无绝对好坏，顺逆皆是造化；《养生主》中讲“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”，更是点透处世的道理。这株葡萄没有因空间狭小而停止生长，也不因年年修剪而放弃结果，顺应环境、扎根泥土，在有限方寸间舒展生命力，便是这株葡萄的安时而处顺，把从容二字写满一年四季，人亦是如此。

一缕清风拂过葡萄藤架，碧绿的叶子簌簌轻摇，似在宽慰赶路人。一株葡萄，如一面澄澈明镜，照见我十二年的心境。

便生有卷须，幼嫩的尖端膨大如小圆盘，更像是从藤蔓上长出来的微型心电图电极，往墙面上轻轻一贴，就把风速、墙温，连同整栋建筑的心跳，都悄悄记录了下来。那些存在墙上的干枯吸盘，活像壁虎脚掌留下的印记——想来“爬山虎”这个叫法，正和这个细节有关。

若凌空俯瞰，放眼华夏大地，长江长城、黄山黄河，从北疆林海到南海礁岸，从西域戈壁到东海滩涂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绿意盎然，满目皆锦——一幅没有尽头、正在不断铺展的流动的活锦。

从嘉兴这方小而鲜活的土地看，大地有锦，从来不是纸上写写的辞藻，而是每个中华儿女扎根土地、生生不息织出来的鲜活图景。

夏日漫行“尔滨”

■阿倩

每条街，都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；每位作家，都是一个浪迹天涯的说书人。总有一些念旧的人，喜欢把他们的名字写进路牌里。仿佛只有这样，那些远去的名字，才能重新站起来，在陌生人的注视下，继续张口说话。

初遇哈尔滨，第一次看到“果戈里大街”这几个字，我的心不免咯噔一下。印象中，果戈里的文字，总让我感觉格外热闹。每次读他的作品，那种喧闹似乎自带马车铃铛声，从十九世纪彼得堡的某个圣诞夜朝我狂奔而来……有趣的是，果戈里作品里频繁登场的钢琴、教堂、燕尾服、蜡烛、油画等意象，也不动声色地铺满了哈尔滨的街头巷尾。

在哈尔滨的步行街上，你随时能捕捉到那些充满戏剧性的画面。身材魁梧的老伙计穿着一条破旧的十号球衣，一边刷着手中的碗，一边听着电视里的“世界杯”。一群俊俏的俄罗斯学生围着街角的一只流浪猫，好像在给它喂食，又好像在同它交谈。一个咖啡馆的露台花丛中，一位优雅的绅士正在拉小提琴。扎着俄式麻花辫的女孩经过，我抬头盯着她水汪汪的眼睛，试图分辨她是中国姑娘，还是俄罗斯姑娘……

在哈尔滨，中西方文化已彻底水乳交融。走在街上闲逛，前一秒映入眼帘的还是巴洛克风情的俄式建筑；下一秒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关公雕像。各种肤色的市民都有可能突然停下脚步，驻足在关公像前，双手合十，朝这个战功赫赫的中国男神鞠个躬。

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阳台上，有一群麻雀扑腾过来小

驻。哈尔滨的麻雀，比嘉兴的麻雀胆子大多了。在松花江北岸的太阳岛上，我亲眼看到小孩追着麻雀跑，只有娃与雀离得特别近的时候，它们才会“窸窣”一声全都飞走。而在嘉兴，还没等我靠近呢，麻雀们早已争先恐后地逃走了。

江南的夏天十分潮湿和黏腻。黄梅天气时，街上到处是水，人们根本不想出门。而哈尔滨的雨，下了没多久就突然停了。地面呢，雨停了之后，一眨眼就干了。在哈尔滨的街上，你只要留心观察，就会发现，那些俄式建筑上有许多小块方石。教堂的外墙，店铺的外墙，甚至连地面都是小块方石。俄罗斯的冬天很冷，比哈尔滨还要冷。冬天的时候，俄罗斯也经常下雪和结冰。人们用面包形状的小块方石铺墙面和地面，不仅美观、坚固和耐用，而且十分便于防滑和清扫。

逛得累了，我便坐在索菲亚教堂门口的石阶上乘凉。“洋葱头”穹顶下，有许多挥着白翅膀的“小天使”从我眼前飞来飞去。

天渐渐黑了，我从教堂后面的“凯旋门”出发，朝酒店的方向回去。路上，我看到了许多有趣的风景：比如，放大的扑克牌霓虹灯；再比如，门把手上成串的格瓦斯空瓶。那些小而美的修表铺也很有趣。在我的家乡，戴手表的人已越来越少，修表铺更是寥寥无几。

哈尔滨的夏天不比冬天逊色。这个季节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自助的啤酒和格瓦斯。有酒的地方，就有故事。信步走在中央大街上，说不定你脚下的方石刚好是一块穿越百年的“小面包”，它里面也许镶嵌了许多古老的故事。

迎花烛的习俗

■沈云祥

在江南水乡农村坊里，藏着数不清的老婚俗。老一辈人总说，婚礼上最不能缺的，就是迎花烛这一仪式。它不像迎亲载着新娘的花轿那样，闹得整条河都听得见唢呐和鼓声，也不像喜宴上的红烧肉那样，香得半个村都能闻着味，却像窗台上晒着的蚕丝被，温温软软地裹着水乡人。小时候，跟着父亲在竹林高家埭的老村里住，见过好几场老底子的迎花烛，也亲身经历过端着红烛细步缓缓，引着新郎新娘走向新房。端着那点红烛的暖光，直到现在想起来，还带着花生、红枣、发芽蚕豆的甜香。

在我的家乡竹林，老一辈办喜事，迎花烛的时辰卡得极准，必须是拜堂礼毕，新人刚被簇拥着走向新房的那节点。天刚擦黑，堂前屋里的八仙桌早擦得亮堂堂的，铺着绣了鸳鸯的红桌布，一对擦得锃亮的铜蜡杆，早就端端正正摆在桌上。蜡杆上插着的龙凤花烛，是提前几天从镇上的喜铺里定来的，烛身盘着描金的龙纹凤纹，烛芯裹着浸了香油的棉线，点起来连烟味都带着点淡淡的松脂香。

这个环节最讲究的是掌烛的人，非得挑村里头父母双全、儿女绕膝、夫妻和睦的“全福人”，还得有一对童男，眉眼周正、性子稳当，不能是嬉闹哭闹的小皮猴。我十岁那年，当过一回掌烛的小童男，那个司仪老伯再三叮嘱我：“手要稳，烛火不能晃灭，烛火灭了，不吉利。”我攥着喜娘给我的红布帕子，站在堂屋角上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吹歪了那刚点起来的烛火。

接着喜娘一声“迎花烛喽”，我们两个童娃就捧着铜蜡杆慢慢起身，新郎新娘各自攥着同心结的一头，跟在烛火的后头，慢悠悠地向新房走去。旁边的吹

打班子早候着了，唢呐一吹、锣鼓一敲，《柳浪园》的调子就顺着水巷飘出：“柳浪园、柳浪园，柳出官官做状元……”后面跟着唱的十二月花名，调子软乎乎的，像汉塘河里晃荡的水波。花烛队伍走得慢，沿着堂屋绕七圈，老人们说这叫“盘台子盘七转”，对应着“七生子、八生囡”的彩头。绕的时候不能快也不能停，烛火晃出的金红光斑落在地上，像撒了一地细碎的喜糖。

那时候水乡的迎花烛总少不了几桩热闹的小插曲。在新丰、竹林、新塍、大桥、步云一带，乡亲们早就在堂屋到新房的半道上横拦了一条长凳，得新人往凳上撒几把喜糖，递两根香烟，才肯把凳子挪开，拦长凳的人还得喊几句口彩：“长凳拦得长、孝敬公婆有心肠。”新人红着脸笑着应和，周围的乡亲 and 亲戚们就拍着手哄笑。

好不容易跨进新房，这时还有个喂花烛的小仪式。喜娘端着盛满了灯芯草的盘子走过来，往灯芯上添一点浸了蜜的灯油，嘴里念着“花烛添油，日子不愁”，那烛光映得新人的脸都泛着暖融融的红光，等得新人坐上新床，旁边铺床的婶婶早已把被褥铺得妥帖——铺床的人也得是“全福人”，一边铺床一边喊口彩：“外床摊里床、夫妻双双睡一床”“被头拍得响、官官养得壮”。逗得满屋子人都笑出了声。

小时候替新人迎花烛的事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了，但回想起来，那时，那景仍然清晰在目。童年的时候，也真不懂，为什么大家把这个环节看得那么重，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明白，这摇摇晃晃的烛火，哪里是普通的光，照着的是两个年轻人从此要拴在一起的日子，是长辈们藏在每一句口彩里的期许，是水乡的人儿把日子过红火的思念。